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二十一 起承聖二年盡承聖三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癸酉承聖二年 魏元欽二年齊高洋天保四年 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戊寅齊主洋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獵而歸　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左僕射　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靈城降陸納納囚洪雅殺丁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讖有十八子以爲李氏

當王天監中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甲辰推洪雅爲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衆數千左右翼從　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王雄至東梁州黃衆寶帥衆降太師泰赦之遷其豪帥於雍州　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弟逸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考異曰隋書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爲可汗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爲可汗蓋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爲後佗鉢卒攝圖爭國張本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隋書作俟斗木杆今從北史木

扞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鎭巴東巴東信州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鎭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齊無知殺其君雍廩殺無知公子小白自莒入子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魯師敗績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魏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按下文陸納夾岸爲城用

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進圍長沙則車輸之地蓋據湘江之要去長沙不遠也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考異曰僧辯傳云與陳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　戊戌齊主還鄴

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甯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烏泉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

出蒙楯直進趣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李賢明本侯景將也景敗歸王琳）藏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楊灋琛求爲黎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鎭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鎭安州（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安州後改爲安州普安舊日南安西魏改普安）與灋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

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侯呂陵三字姓）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涪水自龍州入潼州界潼州治涪其城西臨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隆山郡隆山縣舊曰犍爲縣置江州）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亟速平蕩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

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爲晉安王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
容誅我不殺本今爲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
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
會王僧辯於長沙　豫州太守觀甯侯永昏而少斷左右武蠻奴
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湖重殺蠻奴永軍潰
奔江陵重將其衆奔開建侯蕃蕃時鎭鄱陽遂殺蕃而并其衆
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繼上復拔
謝答仁於獄去年侯景敗得謝答仁不殺而囚之以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灋和又
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
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
陵陸灋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

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拔峽口　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眾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陸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以入再拜皆壓紐後平王卒有楚國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以前旨還蜀奉業知紀

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江陵兵斷道故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

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于是哭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覺無所言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迥於是擢用賢

才以清轄一方初丞相府田曹參軍隴西辛昂隨迥伐蜀以功授輔國將軍至是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迥又以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昂既遷於從政乃復表昂行成都令事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講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兄曰辛君教誡如是豈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懔御史中丞劉瑴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盛宏之荊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

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襃曰若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鎭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

全盛蕭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刺史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　契丹寇齊邊壬午齊主北巡冀定幽安遂伐契丹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退北奔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淸二年）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步大汗薩三字姓考異曰梁書作邢景遠步六汗薩今從北齊書北史）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丁酉齊主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塹（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因謂之長塹）使司徒潘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靑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魏收地志營州統內

建德郡治白狼城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治般縣癸卯至陽師水唐志貞觀三年以契丹室韋部落置師州及陽師縣於營州之廣陽師縣即此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踰越山領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辰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潘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營州　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丁巳齊主登碣石山臨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為太師召還晉陽拜其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命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寵待之厚羣臣莫及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　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彊貢獻不入五代志鄱陽郡梁置吳州

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臺遂執之上以佛受爲遂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爲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左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杜預註曰管籥也繕治舟艦甲兵質不敢與爭留異故部曲數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　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右僕射　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癸亥齊主洋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十一月齊宿預民

東方白額以城來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甲戌 承聖三年 魏元欽元年齊高洋天保五年 春，正月，癸巳，齊主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從顯州道 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蓋在隋西河郡界 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水經河水東逕蒲川石樓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蓋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樓山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舊置吐京郡宋白曰石樓縣本漢土軍縣後魏置吐京郡蓋胡俗譯言音訛變故曰吐京也隋改縣曰石樓 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藏，什長十人之長也 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州併涇城東陽二郡陳廢涇州併二郡爲沛郡後周改沛郡爲石梁縣唐併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梁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 南

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　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　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盧辯傳曰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大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

驃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
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
祿大夫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
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左右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
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
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五千戶以上州
刺史戶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
軍誠散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
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
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
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
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
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
命州呼藥五命宣威將軍虎賁給事明威將軍宂從給事儀同府
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
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
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
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
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

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從事正六命郡丞五百戶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殿中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府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虎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魏主欽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爲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衞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

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魏始祖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蓋後漢時匈奴既衰鮮卑始盛之際也）後多絕滅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姓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三月丁亥長沙王韶取巴郡　江陵城濠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蜿蜒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爲窟若數百斛圌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是稍復消歇（圌音船）　甲辰以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　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　郢州刺史陸法和上啟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法和爲司徒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

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武帝太清三年楊忠入寇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因留於魏）帝弗之信　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洋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拔其髮免為庶人輸晉陽負炭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洋云臣既結怨彊宗（盧李山東大族故以為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甲坊造甲之坊）斐庶死于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

謂之穢史潛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　夏四月魏主廓大饗羣臣秘書監柳虯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也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乃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託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師泰乃令太常盧辯作誥以諭公卿深引以爲己罪　柔然寇齊肆州齊主洋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帝以大軍已還齊主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四面圍之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

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瓌沓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丁丑齊主洋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庚辰魏太師泰酖殺故主欽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作亂 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置安康郡魏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鄉縣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立南鄉縣晉改為西鄉縣魏廢縣仍立豐寧戍置豐寧縣 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宏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 考異曰典略云斬梁巴州刺史牟安民不令從周書北史 巴濮之民皆附於魏 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 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秦以遷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

採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閒縱酒飲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東夏州偏城郡帶廣武縣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及偏城郡宋熙寧九年省豐林爲鎮併屬膚施縣還柱國趙貴追擊破之按正柱國趙貴原文作李弼按周書本紀乃貴非弼也故貴傳亦然故改正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陳霸先推蕭勃爲廣州刺史見內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啟求入朝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

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上以琳部眾彊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以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

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不進又遣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襲盱眙時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告急於齊齊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時吳明徹圍齊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齊明帝置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即其地鎮將中山郎基固守軍糧既盡戎伏亦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明徹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基後還鄴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超之思何以過此基身長八

尺美髯鬚沉涉墳典尤長吏事嘗爲潁川太守潁川西界與魏接境因戾曰背叛東西分隔土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原情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獄訟淸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其性濟愼無所營求嘗謂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癸未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　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湛)帥輕騎邀之於金川(唐志單于府帶金河縣其部金川與)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邱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鄧至羌檐桁失國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　齊段韶還至稿預使辯士說東方白額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秋七

月庚戌齊主洋還鄴　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八月壬辰齊以
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
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
上黨王渙爲左僕射　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
主洋如晉陽齊主之未爲魏相也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
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爲不可齊主由是銜之崔季舒譖隆
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齊主以隆之受任
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禁之尚書省
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
齊主由是發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久之齊主
追忿隆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齊主以鞭叩鞍一時頭絕

竝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　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眾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乃如晉陽　魏太師泰欲開廣梁漢舊路命侍中崔猷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　帝好元談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　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禺番禺音潘愚　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謂東還建康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

蕭氏係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處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去年王琛嘗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眾會之丁卯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石梵在沔州沔口上）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延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

息曰客星入翼軫（脩觸兩叉徙處爲徒脩翼軫楚荊州分）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
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
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曰法和是求佛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
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
至故來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報定不可逃也遂還郢州至其城門[illegible]白
土塗其門（示有喪也）著孝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
外（帝都江陵外城門亦依建康城門名之津陽門城東面東來第二門）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
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
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
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
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

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嶽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謂之馬頭岸）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俄而有流星墜於城中帝拔書欲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其死此下乎因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

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己酉帝移居天
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
謝天下買臣罪其諫還建康也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
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王琳爲鎮南將軍以裴政爲府長史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
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
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時帝在江陵上臺所在故亦謂之臺城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告城中兵曰援大至各思自勉
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使速殺
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
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

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考異曰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王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

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強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任約築壘馬頭岸與江陵僅隔一江耳）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謹爲柱國大將軍封常山公）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闔門扇也）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謹攜

帝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諸孫於獄列於沙州鎖械嚴酷瘡痍腐爛引帝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爲君帝無以應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紿儉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賂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見辱之狀謂儉曰向聊相紿欲言此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此主衣庫在江陵禁城中之禁中）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獘故爲政尙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溼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

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旣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屛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庚申齊主還北巡至達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年四十七梁王詧遣尙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通俗文曰三幅爲帊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幷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 帝性好書籍因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不絕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司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輒驚寤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援

筆立就殆不游手常言我韜於文士今人謂容貌有餘用者為寬韜與此韜同義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然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被其禍尤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遭禍　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資以江陵緣江之地延袤三百里廣不及三百里也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晷表武帝所造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圖

七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閒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

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皆隨謹西遷初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帝及諸文士竝和之競爲悽切之詞至此方驗焉及至長安太師泰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皆厚禮而用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既封常山又封新野故曰別封）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初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多沒爲僕隸元帥府長史唐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之而獲濟者甚衆

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泰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泰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文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閒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豪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是稱之

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導少雄豪有仁惠爲華秦二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爲吏民所附及是卒華戎會葬萬有餘人奠祭於路悲

號滿野皆日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二十二起紹泰元年盡太平二年九月凡二年有奇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在位三年禪位於陳改元二紹泰一太平二

乙亥紹泰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魏元恭二年齊高洋天保六年後梁蕭詧大定元年　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邵陵郡隋廢邵陵郡爲邵陽縣屬長沙郡唐爲邵州　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詧諱見是爲後梁考異曰周書詧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詧雖以甲戌年

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巋音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

相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按杜佑據陳書小桂嶺名輿地志連州桂陽縣漢屬桂陽郡所謂小桂也至蒸城蒸城漢臨蒸縣古城也在衡州界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

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詔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齊主遣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五代志安陸郡西魏置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莅舉州降之考異曰北史宋莅作宋蒞今從北齊紀又北齊紀云壬寅岳克夏首送法和按典略甲午齊已召岳還今從典略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北齊書慕容儼清都武安人慕容之後也按魏收地形志東魏以魏郡置魏尹武安縣屬焉五代志齊官有清都尹蓋改魏尹爲清都尹也考異曰梁紀四月法和降齊遣侯瑱討之按齊王與王僧辯書云清河王岳今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然則法和先已降齊也今從典略王僧辯遣南豫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寒山之敗貞陽沒於齊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武帝太清二年徐陵使魏魏禪於齊而梁又有侯景之亂是以留北湛海珍降見一百六十二卷三年　二月癸

丑晉安王方智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卽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鎭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　齊主洋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胄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父祖（父當作文蓋用受終於文祖事）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莅爲郢州

刺史莊弟爸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梁置合州於合肥立南譙郡於襄安縣界襄安漢之巢縣也梁置譙縣隋改曰襄安唐復曰巢縣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魏以右僕射申徵爲襄州刺史魏既得梁雍州改曰襄州因襄陽以名州也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晉熙郡懷寧縣漢之皖城也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齊改晉熙爲江州齊晉州治平陽故此晉州改爲江州以尉瑾爲刺史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丙申齊主還鄴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甯王延宗爲安德王孫瑒聞江陵陷棄廣州還曲江侯勃復據有之去年蕭勃避王琳居始興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

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爲皁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贖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夏四月庚申齊主還如晉陽　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莊世子方等之子　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庚寅齊主還鄴　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考異曰典略三月辛卯遣廷尉殷權等送質於鄴按淵明五月始入建康疑太早恐非　遣左民尚書周宏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渡衞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散卒者冗散之卒非敗散之卒也

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考異曰梁紀七月辛丑淵明濟江甲辰入京師北齊紀五月淵明入建業按典略五月庚子僧辯逆淵明辛丑濟江癸卯至建康今從之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逆者皆以哭對之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六月庚戌朔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幽州夏口蓋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縣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下當作夏命定州刺史趙郡王叡將兵監之叡琛之子也[illegible]時盛夏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定州先有冰室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遣人倍道送冰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

氷者至咸謂一時之要徽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欲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反丁壯先歸羸弱落後飢寒辛苦多致殭殞徽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役徒多賴以濟

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任約等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衆大懼儼不爲動城中有城隍神祠儼往禱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洪瑱等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洪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乘閒出擊瑱等軍大破之瑱約又幷力圍城城中食盡煮槐楮葉幷紵根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角食之儼猶信賞必罰與士卒分甘

其誓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鎭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謁齊主涕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捋儼鬚鬢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爲震州用龕爲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爲豫章太守　壬子齊主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丁卯齊主洋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鎭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水經註雲中郡有白道嶺白道川）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齊主洋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

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今道家有太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爲事故曰道士今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說與佛教皆起于東漢之時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

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及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江乘羅落江乘縣之羅落橋自江乘至羅落橋京口趨建康之大路劉裕伐桓元由此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趨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瞋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

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京口爲建康北門）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覺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爲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爲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考異曰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歷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即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王位十月乃即帝位耳典略丁未廢貞陽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　辛亥齊主還如晉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豐侯循爲太保建安公淵明爲太傅曲江侯勃爲太尉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戊午尊帝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長城縣霸先與其宗族世居之晉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在湖州西北七十里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考異曰南史云僧智奔任約今從典略陳蒨至長

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霸先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五代志永平郡梁置石州隋後改曰藤州宋白曰藤州治鐔津縣漢猛陵縣也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梁置新昌郡及譙州又六合縣置秦郡及秦州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

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考異曰梁書十一月庚寅霸先還建康按庚寅十一月十三日太晚且庚寅以前霸先已有在建康與齊相拒事迹今從陳書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河東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

先使合州刺史徐霸立柵於㕣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劉達摩五代志鍾離郡梁置北徐州齊改曰楚州管下定遠縣梁置安州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東魏置淮州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淮南秦淮之南也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考異曰典略作己巳按長曆是月庚寅朔無己巳今從陳書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倉門石頭倉城門水南秦淮水之南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淸河昭武王岳

養之歸彥高歡族弟也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齊主踐位歸彥爲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聽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齊主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永巷但無闕耳齊主由是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齊主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爲其父乞司徒齊主大怒懸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齊主益怒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齊主久之齊主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驚齊主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

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以鄱州刺史安豐侯循爲太保廣州刺史曲江侯勃爲司空并徵入侍循受太保而辭不入勃方謀舉兵遂不受命　鎮南將軍王琳侵魏魏大將軍豆盧寧禦之姓氏書豆盧本姓慕容氏慕北地王精降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口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即倉門水南二柵　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

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請和而求質子者恐還以無功得罪欲以質子藉手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曇朗時鎭京口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衆議必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鬭也霸先恐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還建康與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俱爲質於齊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　壬戌齊和州長史

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劉將日齊梁還和置和州於歷陽郡烏丸蓋出於東胡烏丸之種因以爲姓

江甯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陳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　交州刺史劉元偃帥其屬數千人歸王琳　魏以侍中李遠爲尚書左僕射　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以爲大將軍淹不從斬子嗣貴怒攻之淹自東遂甯徙屯墊江晉於德陽縣界東南置遂甯郡五代志遂甯郡方義縣梁曰小溪置東遂甯郡墊江縣漢屬巴郡梁爲楚州治所隋爲渝州○墊音疊

初晉安民陳羽吳立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五代志建安郡南安縣舊曰晉安今之泉州即其地世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

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位於寶應霸先許之爲後陳寶應亂閩中張本

是歲魏太師泰諷淮安王育下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契骨即唐之結骨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居勿或曰結骨蓋堅昆語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青門外即其地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丙子太平元年是年九月方改元太平魏恭帝三年齊高洋天保七年後梁蕭詧大定二年春正月丁丑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宗伯以上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北史盧辯傳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戊寅大赦其與任約徐嗣徽同謀者一無所問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己亥以太保宜豐侯循襲封鄱陽王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王氏僧辯女也）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旣而杜泰降於蒨龕尙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項羽起吳下故後人爲立寺于吳興考異曰梁書太平元年正月癸未杜龕降詔賜死陳書紹泰元年十二月杜龕以城降明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

典略魏恭帝二年十二月僧愔命劉澄等攻龕大敗之龕乃肆明年正月丁亥問蕭虎送杜龕詣真王神使力士拉龕於坐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赴賜死今從南史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考異曰梁書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服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于將羊亮斬之僧愔復得奔齊陳書南史侯瑱傳則云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及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典略魏恭帝三年正月初僧愔與瑱共討曲江侯勃至是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殺瑱而謝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凡此諸說莫知孰是今約其梗槩言之

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彪之走也唯與弟崑崙妻楊氏俱又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嘗捨離彪妻楊氏有容貌蒨令昭達生購彪幷圖其妻昭達乃令人乘夜劫取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

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吾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責者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蒨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葬畢貲者又俯伏家門號叫不可舍去楊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室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蒨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霸先軍人又求取之楊投井決命衆共出之已寒凍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而死焉彪

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將所貫[illegible] 陳蒨之攻杜龕東陽太守留異饋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因縉雲山而置縉州五代志處州括蒼縣有縉雲山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侯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五代志曰南郡交谷縣梁置明州張懷鈞蓋帶刺史而戍采石也 後梁主詧遣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 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 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柵口柵江口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與無爲軍分界即古之濡須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今謂之新婦口三百八十四里對岸即舊南陵縣地對岸爲繁昌縣 向梁山陳霸先

帳內蕩主黃叢逆擊破之（蕩主主勇士以突盪敵人）齊師進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乙丑齊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破之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考異日梁書云壬午安都襲恭拔長歷是月乙巳朔無壬午）大破之俘獲萬計　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甯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

此大議遂立暹爲世子　魏太師泰北巡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考異曰典略云五月齊主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立爲檄書欲自將西討長安命上黨王渙將兵伐梁於是渙南侵拔梁陳北齊帝紀及渙傳皆無是事今去之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此丹陽縣乃漢古縣非今鎮江府之丹陽縣也據沈約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丹陽縣立于湖縣于湖今太平州杷丹陽縣地當在太平州東北　丙申至秣陵故治沈約曰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鬬場今言教場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因名戲場亦曰鬬場　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丹陽記秦始皇鑿方山其斷處爲瀆即今淮水　徐度頓馬牧馬牧牧馬之地　杜棱頓大航南以禦之　齊漢陽敬懷王洽卒洽齊主之弟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立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

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率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倪塘在臺城東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白城當在湖熟縣界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灋抽槊上馬先進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天子親耕籍田祭先農于田所故有耕壇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令司空司農京尹令尉度官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于中阡西陌南設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陳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鍾山之龍尾也自山趾築道陂陁以登山曰龍尾

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城西北二十五里晉琅邪王初度江丞相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晉武帝立北郊壇於覆舟山南）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爾雅款足者謂之鬲說文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鬲音歷）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潮溝吳孫權所開以引潮抵於秦淮）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蘇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煑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以鴨肉置飯上曰婫今江東人猶謂以物蒙頭曰婫。婫音袞臠音

運上聲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晉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南琅邪太守鎮江乘蒲州之金城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宋白曰臨沂山西北臨大江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攝山在今建康城北四十五里江乘地記曰有草可以攝生故名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瀰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

㑹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馴象（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旁中爲大穽以雄象前行爲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來食蔗稍引入欄閉其中就穽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於魏琳又獻款於魏以求妻子亦稱臣於梁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三臺在鄴城曹操所築）　齊王洋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

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驢牛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胡鼓以手拍之成聲劉昫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或聚棘為馬紉草為索紉音吟字開口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齊主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齊主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齊主殺之婁太后以齊主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齊主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

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懼抱親
自持挽強爲之笑曰爾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
杖口自責數（自責而數罪也）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
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
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加初齊主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
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
爲相使進厠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
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
輀車幾下釘者數四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
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
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齊主

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安樂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齊主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齊主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殿庭左右立仗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齊主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齊主與左右飲酒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齊主縛紘欲斬之紘曰楊遵

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古未有此事齊主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乃捨之（高澄之死王紘冒刃救賊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齊主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極陳甲兵之盛然卒不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强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齊主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水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酗音噓去聲）齊主默然而止它日齊主謂道德曰我飲酒過多須痛杖我道德扶之齊主走道德

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五代志曰後齊制官多循後魏之舊尚食尚藥二局皆有典御及丞尚食總知御膳事尚藥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比齊主於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齊主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齊主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一餐之惠酬荅必重杜命之讎亦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人才爲己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

鄉前在元子思坊（元子思坊鄴城中坊名魏侍中元子思居此後謀西奔被誅時人因以名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類題而我何爲不識卿漫漢驚服然惜多以言貌取人或致謗言以爲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秋七月甲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護王琳使司馬潘忠擊之執毅以歸護暢之孫也（暢武帝之弟）　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今洪州奉新縣即其地）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奫守豫章悉衆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癸酉侯平發兵攻奫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奫音氳）瑱衆潰奔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自建康泝流至湓城爲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

先爲之誅侯平丁亥以瑱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爲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爲柵南昌縣帶豫章郡吳立富城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豐城縣屬豫章郡今縣在郡城南一百五十五里世祖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盛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　己亥齊大赦　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於王琳鉗耳羌姓也出於西羌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己酉鄱陽王循卒于江夏弟豐城侯泰監郢州事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不克而死循字世和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能屬文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循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虎自

是絕跡野鳥馴狎棲宿廨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衞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衞武帝視之移晷初鄱陽王範爲衞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衞欲令帝知其勤及循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遂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尙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後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冑有田一頃將過秋蝗循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王廉勸循捕之循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閒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于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魏太師泰北度河據魏紀泰北巡度北河　魏以王琳爲大將軍長沙郡

公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五代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今陵井監是也江州亦置於隆山郡之隆山縣獠因山爲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仗攜妻子臨城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斬首萬五千級遂平之騰俟之元孫也　庚申齊主從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使矟騎圍之騎兵執矟者爲矟騎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齊主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是連亦虜姓也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齊主曰大怖耶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鎭衞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以吏部尚書王通爲右僕射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至番禾番禾縣漢屬張掖郡魏分置番禾郡隋廢番禾郡爲番禾縣屬涼州唐天寶三年改爲天寶縣○番音盤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甯曰樹敦賀

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眞俱甯從南道趣樹敦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者也吐谷渾可汗在賀眞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眞獲夸呂妻子甯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牝馬皆有孕生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日行千里木杆歎甯勇決贈遺甚厚　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遊至牽屯山而病北巡而還也驛召中三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年五十雲陽縣漢屬馮翊魏收志屬北地郡後周置雲陽郡有雲陽宮護還長安發喪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尙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爲永

州刺史（南方以零陵郡爲永州寧川郡爲永州刺史未知此永州置於何地）詔徵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壬午齊主遲詔以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糾合鄉部託跡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時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要荒向化舊多浮僞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責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四郡蓋臨川安成豫章巴山以其地在南江之西負山面水據高臨深因名高州）以明威將軍黃灋氍（氍音瞿）爲刺史鎮巴山（宋白曰巴）

大同二年分廬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二縣立西寧巴山二縣合其縣立爲巴山郡其郡古迹在撫州崇仁縣巴山之北

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爲太保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爲周公〔岐陽即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周因爲國號宇文輔魏倣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之臣以爲封之將禪代也〕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臨川漢豫章郡南城縣之地後漢分南城北境爲臨汝縣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之東部南城臨汝二縣置臨川郡隋唐爲撫州〕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且膂力勁果爲豪傑所宗乃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工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

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拔繩破幾傍若無人輕財好施凡所賙賚必均沾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補註爲閩迪逃竄山谷民共藏匿張本　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考異曰去歲六月已云築長城而此名長短不同不知與此爲一事爲二事北齊書北史皆然今皆存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主廓詔禪位於周魏道武帝以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改元皇始歷十二世至孝武帝永熙三年西遷魏遂分爲東西西魏又歷三世凡十五世一百六十年而亡　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魏主出居大司馬府

丁丑太平二年齊高洋天保八年周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宇文毓元年後梁蕭詧大定三年是歲魏亡春正月辛丑周公覺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露門卽古之路門路大也宇文

寢國率斂古制故外朝曰路門鄭元曰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周制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故太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之朝也其一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魏王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左僕射周王覺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宇文氏自謂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去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遂以爲氏及國號二丘圜丘方丘也始祖獻侯配南北郊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諡曰獻侯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太社五代志後周憲章姬

四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農掌爲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兩壝壝各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陛陛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十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一陛級一尺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爲方壇于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右宗廟而左社稷皇帝親祀社稷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除市門稅魏末盜賊羣起國用不足稅入市門者人一錢今除之乙巳享太廟仍用鄭元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祀廟不毀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決疑要註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主也癸亥耕藉田齊南安城主馮顯請降於周周柱國宇文貴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齊曰南安又魏收志天平初置南安郡領襄州後陷以地考之當在五代志之潁川郡葉縣界又

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爲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爲豐州隋爲均州遂據南安吐谷渾爲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武威郡涼州西平郡鄯州枹罕郡河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又有都督中外諸軍其任尤重南北朝皆因之而軍行又有都督諸軍左右前後中軍大都督內而宿衛有正副都督散都督帥都督旅都督外而州郡有防城都督帳內都督都督之名雖同其位任懸絕矣此秦州都督盖都督河渭涼鄯諸州也後周九命之制都督八命其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蓋九命也翼不從僚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而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初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頠爲刺史久之徙頠爲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見一百六十五卷承聖三年。瑒音暢又音唱珪名頠別據一城不往

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于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孝頃據新吳縣號為南江州命為刺史 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癸酉周王還朝日於東郊戊寅祭太社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宇文護自中山公進封晉公 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 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墌音隻 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勱音邁 自出豫章據石頭水經註贛水逕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石磐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汪藻曰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距江員嶠十里而近郎

段羨投簪處　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灋𣰰又語灋𣰰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灋𣰰城下曇朗陽敗走灋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據姚思廉梁書芊韶在巴山界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蜼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

頃退走　甲午周以于謹爲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爲太保晉公護爲大冢宰柱國武川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　周人殺其故主廓謚曰魏恭帝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傳萃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信美容儀善騎射魏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孤由是知名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後爲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信初名如願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信風度宏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

故委信鎭之既爲百姓所懐聲振鄰國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死不以罪遠近痛悼　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　曲江侯蕭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五代志曰南郡梁置德州）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是月齊大熱人或暍死　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鵝眼輕至是鑄四柱錢一當細錢二十）　齊遣使請和　壬午周王覺謁成陵（周太祖陵曰成陵）　乙酉還長安　齊以太師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仍加開府儀同三司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左僕

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自高歡居晉陽并州有行臺尚書令僕等官及齊顯祖受魏禪遂以并州行臺爲并省位任亞于鄴省初齊主洋既踐阼譖毁崔暹者猶不息齊主乃令都督陳山提等往搜暹家甚貧匱唯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齊主嗟賞之仍不免眾口乃又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作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齊主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齊主雖原暹反謀乃責其往昔打背之事暹自陳往日之言明己功以贖罪齊主怡曰我之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至是遂擢居台位謂群臣曰崔暹潔正無雙卿等不及也　丁亥周王覺享太廟

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　故曲江侯蕭勃主帥蘭敳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敳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任亦蕭氏子封懷安侯何承天志晉林郡有懷安縣）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爲歐陽頠父子世據嶺南張本）　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小外府司馬　是月齊主洋出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

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
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
會武昌以擊之　秋七月辛亥周王覺享太廟　河南北大蝗齊
主遣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
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怒使左右歐之擢其
髮以溷沃其頭擢拔也　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八月丁卯周
人歸世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戊辰周王覺祭太
社　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
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周王覺性
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

政周禮司會掌邦財用之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後周之制司會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相府司錄總錄相府之機務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唐六典周禮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置官軍司馬中大夫五命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屬天官冢宰後周左宮伯中大夫五命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

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剋日召群公入醮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周書祥傳曰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廢為略陽公悉召公卿會議欲迎立岐州

刺史甯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宮門之外也）孫恆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甯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辨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護（將如字）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李遠封陽平公）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令遠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

死餘子以功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尙義歸公主公主宇文泰之女也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

癸亥周宿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齊自夏四月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鄴都蔽日聲如風雨齊主洋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六終